

食相笔记

洗手做羹汤

门黄亚明

古代名厨,男的有易牙,可惜他那烹子献媚的罪迹,很给男人丢脸,不提也罢。单说古代女子,精通饮食文化的大有人在,可谓个个都是厨娘级的人物。比如有宋一代,以女子命名的名牌饮食就不计其数,什么宋五嫂鱼羹、王小姑酒店、李婆婆杂菜羹,多了去了。根据叶梦得的记载,北宋梅圣俞家有一位“银索攀膊”的厨娘,欧阳修等大佬想打牙祭还得提着鱼往梅家赶呢。

你知道,吃喝是人生的硬道理,即使贵为钟鼎世家,女性在相夫教子之余,也需掌握厨艺。看看《红楼梦》,女主人之一的薛二奶奶,对茄鲞的做法也颇有心得:“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削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蕈、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唬得刘姥姥直咋舌。

因吃喝而产生爱情,大约算得人生普遍的艳遇。《晋书》记载安东将军周浚某次外出打猎,路上遇雨,于是到附近的李家造访。雨未停,人马困顿,李家的小姐络秀带着一个婢女,不声不响就准备出了几十个的饭菜,精美可口,让周浚惊为神人。神魂颠倒的周浚不顾已有家室,斗胆向李家提亲,雨为媒,彼此一见钟情了,没办法,李家人只好同意。

在男性社会,女性下厨不过是天职。它代表了“人间烟火”。正因如此,历史上出现了很多以厨艺扬名天下的女性。像五代时期的尼姑梵正,能以20个盘子,拼成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辋川别墅图景,将菜肴与造型艺术融为一体,菜上有山水,盘中溢诗歌,她遂成为我国大型风景花式拼盘的首创者。还有李师师,据野史说宋徽宗常常偷跑出去找她,也有一部分是因为迷恋她的厨艺。

这些“名厨”中,最可人的,能将琐碎生活,过得浪漫别致、饶有情趣的,有两位,一是董小宛,一是芸娘。

董小宛发明了扬州名点董糖与名菜董肉。她老公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曾描述她的兰心蕙质,“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细考之食谱,四方郁厨中一种偶异,即加访求,而又以慧巧变化为之,莫不异妙。”董小宛天性淡泊,不嗜好肥美甘甜的食物,用小壶茶煮米饭,再佐以一两碟小菜香豉,就是一餐,简简单单,却已是大有禅意了。

难怪冒辟疆说与董小宛一起生活的9年,是把自己一生的清福都占尽、折尽了。其实,何止清福,还有令人神往不已的口福。

凡俗人生,琐碎生活,真正当得天长地久的,是《浮生六记》沈复的妻子陈芸。他们是姑表姐弟,成家后,经常为生计操劳,虽然清贫,却很快乐,陈芸每天做饭必用茶泡,喜欢吃芥卤豆腐和虾油腌的卤瓜。还喜欢用麻油加些白糖拌卤腐,让其更加鲜美,用卤瓜捣烂拌卤腐,并取名“双鲜酱”。沈复对陈芸发明的菜肴开着轻松的玩笑,平淡简朴的生活充满了乐趣。

记得许戈辉当新娘子时,说自己的老公不需要一个每天只会洗衣服做饭的保姆。确实这样,估计前丁太太就是每天只知道洗衣服做饭,最后只好抱着5个月大的婴儿滚蛋。韩国电视连续剧《人鱼小姐》中,女主角雅丽英有一次和她婆婆谈到女性在家庭里的职责,她说:“家庭主妇的劳动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你付出了那么多,可不会看到任何价值。”在某种意义上,真的是没有任何价值。令我们痛心的是,不知道这是时代的错,还是人心坏了。



世说新语

人类不再八卦,世界将会怎样?

据说现代男女要不能随时随地抖一抖名人明星们的花边轶闻都没脸出来混了。比如周杰伦外婆的初恋情人章子怡杯罩的型号大小蔡康永家小猫小狗的昵称,直至布兰妮的胎记伊斯特伍德的肚皮斯皮尔伯格的床上风格,等等,但凡与隐私有关,无不让人张大淌着涎水的嘴巴,津津乐道,甘之如飴。

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现代传媒,感谢形形色色的名人明星——你们永远都不会让人民群众失望。张柏芝谢霆锋这样的老牌明星固然从来没忘为粉丝们奉献惊艳连续剧,郭美美这个异军突起的新星更为沉重的社会问题涂抹上“娱乐至死”的喜剧色彩。

事实上还不止名人明星,身边同事邻居大伯小妹鸡毛蒜皮的事儿也同样颇具传播价值。我认识一个叫花狗子的家伙,除了对国际国内一线二线三四线的名人明星们的生辰八字血型属相如数家珍之外,还对方圆十八里街坊邻居的“重大机密”无不通晓:张家的堂客整过容,李家的姑爷偷看王家的妻妹,孙老板上周送给二奶一条白金项链,钱局长的下属孝敬了他两瓶伟哥,赵教授家婆媳关系

在别人的隐私中狂欢

□魏剑美

日趋紧张……

整个小区没有谁家的家长里短不曾被花狗子传播过了,按理说这人应该是人人厌恶的“过街老鼠”,但奇怪的是,大家一方面表达着对花狗子的嫌弃和鄙夷,一方面却又对他有着强烈的好奇。谁见了他都要急急忙忙地贴上去:“快说说,又有什么新鲜事啊?”而花狗子照例不会让人失望,总能挖出一些“独家猛料”来回报人民群众的信任和厚爱。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隐私。人们一方面无限消费着别人的隐私,另一方面自己的隐私又被别人无限地消费着;人们一方面用隐身化名甚至出家来逃避滚滚红尘,另一方面又欲盖弥彰地炫才炫富和炫貌,乃至连私奔都要大张旗鼓。即便口口声声说怕狗仔队入侵私人空间的名人明星,也时不时要或巧妙或拙劣地自曝隐私。

某号称“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居然创下新闻头条二条三条都是明星隐私的另类记录,什么甲明星吸氧啦,乙明星和丙明星对骂啦,丁明星钢管舞照片曝光啦,戊明星露底啦。莫非,除了明星和隐私就没有抢夺眼球

的新闻了?除了娱乐和搞怪,就没有值得人们关心的话题和热点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性的弱点固然决定了隐私和丑闻无可置疑的吸引力,但人群的兴趣永远是分散的,而且人的趣味满足也总是从低到高的,何以我们这个社会就总是在趣味的低端徘徊?乃至有日本人写了一本书宣称中国正在走向一个“低智商社会”。

有人将“隐私共享时代”的出现归结于微博这种新兴媒体,这当然是皮相之论。真正的要害在于人们富余时间和富余精力之且大与排泄管道之少且小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决定白菜和猪肉的价格,至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卖菜姑娘的三围和卖肉大汉的背景吧?同样的道理,隐私反腐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特色。天价房、豪华表、极品车、限量版包、至尊九五烟、伟哥过量死……这些权力者的隐私成为了他们的滑铁卢,而这又反过来刺激了更多的隐私关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个国度、这个时代的隐私狂欢又未必仅仅是娱乐。

在别人的隐私中狂欢,但内心里更多是悲哀。难道不是吗?



聊斋闲品

闲话戏楼

□孙方友

古时的戏台就称为戏楼,后来改为戏院和剧场。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北宋国都东京大相国寺、州桥、土布子街等处都出现了以营业为目的的戏院。当时的娱乐场所名为“瓦肆”,场中供戏曲活动的地方被称为“勾栏”。根据宋代杂剧《兰彩和》、元代杜善夫的散曲《庄家不识勾栏》记载,这些剧场有戏台,有观众席,有顶棚;并有席棚把剧场内外隔开。勾栏门贴有演出海报,勾栏内观众三面环坐,戏台在中心;有前后台,后台叫“戏房”,是演员化妆使用,初具剧场规模。

古代戏楼一般分为两种形式:一为三面开口伸出的戏楼,为高台砖木结构,台顶部为重檐歇山顶,前部为单檐卷棚式,四周有走廊,观众可以从戏台三面看到表演;另一种为一面开口的镜框式戏台,观众从正面观看演出。到了明、清年间,这种镜框式戏台发展较多。像韩城城隍庙戏楼、天津江苏会馆戏楼、九江洪都会馆戏楼、江西乐平戏台、周口山陕会馆戏楼、许昌关帝庙戏楼,大多是这种建筑。我见过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和京城恭王府里的封闭式戏楼,戏台样式大同小异,只不过是半封闭和全封闭之分。亳州花戏楼保存完好,在市西北隅大关帝庙内,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乾隆年间施以雕刻、彩绘。大门为三层牌坊架式,仿木结构,水磨砖墙上镶满砖雕,雕有人物、车马、城池、山林、花卉、禽兽,琳琅满目。左右为钟鼓二楼,戏楼内装大木透雕和彩绘,雕刻玲珑剔透,彩绘堂皇绚丽。戏台有上下场门,门楣上写有“出相”、“入相”字样。戏台前左右各有六间看楼,也就是后来的“包厢”。恭王府的戏楼是全封闭式,观众演员全在楼内。因为是家庭剧

院,戏台不是太高,台下有桌有椅,属享受型剧场,也是后来各大城市所盖的大戏园、大剧场的雏形,只是台下换成了排座或软席而已。

其时,在乡间很少见到这种豪华的戏楼,当年我在公社宣传队下乡演样板戏时,多是临时搭的土戏台。记得上世纪60年代去距我家10多公里的朱集看常香玉演出时,见到的是用四轮太平车搭起的戏台。那戏台真叫“海”,是用16辆太平车竖着搭成的,一丈多高,戏台又宽又大,不但有化妆的地方,还有一个大乐池,因为是戏剧名家下乡演出,轰动了方圆近百里,赶来看戏的观众上万人,那真叫人山人海。由于人多,不时“轰场”,最严重的一次,差点儿把戏台挤塌。可见乡间对文化的需求。自那以后,上头就提出了文化下乡。不少剧团为适应在农村演出,都焊制了活动舞台。下面用三角钢焊成架子,上面棚木板,挪动时需要几辆架子车或一辆大卡车。据说制作成本需要上万元,按当时的货币值也算不菲。

因为我家乡的镇子是个大镇,又是水旱码头。过去雷家祠堂里就有个大戏楼,大跃进那年,又“跃进”出了一个砖木结构的大礼堂。那时候我已上小学,记得建那礼堂时在戏台下还埋了几条大水缸,长大了才知那是为了消除剧场“回音”用的。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乡政府又将那礼堂翻新了一回,还添置了连椅,经常接纳演出团体、放电影,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不想到了新世纪初,竟被乡政府卖了,卖给了十多个个体户,变成了一个商场,想想,怪可惜的。后来一打听,连县里的影剧院也改成了大超市——只能叹息了!

看来,随着电视的发展和普及,“戏楼”的“存活率”会越来越来少。

这可能也是没办法的事!



微型小说

匾

□孙逗

李笑民在镇上开了个农药店,生意红火说不上,但是也可以,天天顾客不断。他的隔壁是王五向开的诊所,顾客不断说不上,但是总也时不时地来个头疼脑热、狗咬着了蜂蜇着了村民找着他让给开点儿药打个针什么的。他们店面的后院是个小院子,有着七八个人,做变压器的,就是往一个轴子上绕线,坐着就把活儿干了。午休或者下雨阴天没有顾客时,李笑民和王五向就会跑后院车间里坐着和几个工人聊天。

这天中午,天热得出奇,为节约自己的电源,李笑民和王五向又跑到有空调的后院车间和午休的工人们瞎侃。正侃到劲头上,一个街上的老表风风火火地跑进来,拉着李笑民就走,说你快去看看吧,人家给你送块大匾来,好几个人抬着呢。李笑民刚被拉着走了两步,心想自己一个卖农药的,刚开张没有俩月,平时也没有做出什么救死扶伤的事儿,这匾一定是送给王五向的。就坚持不走了,说老王,你快去吧,是不是你给人家治好了病,人家给你送来的。

老表还坚持拉李笑民,说那匾上明明写着“大难不死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呢。李笑民一听这个,就更坚信这匾是送给开诊所的王五向的,就干脆一屁股坐门口旁的一个凳子上不动了,说,我可不喜欢凑热闹,老王你们快去吧。

王五向刚听到老表的话,也确认了是自己妙手回春,给什么人治疗好了什么奇病,人家来给他送的呢。心里边快速地想自己诊所开张一个月以来,除了给人家看过感冒发烧和大、小狗各咬人一例,还有蜜蜂蜇人一例,到底还给人

家看好过什么病?到底还给人家看好过什么病没有想起来,倒是想起三两件给人家吃错药的事情来。虽然没有造成太大的不良后果,但当时也是让人家找上门来闹哄了半天的。不过,现在既然门口送的匾是千真万确的,那就说明自己还是有一定医术的。王五向想到这里的同时,还对老表生出一些不满,那匾明明是给自己送的,他却进门就拉李笑民,而不是直接来拉自己。哼,看你生病时找我,我怎么收拾你!王五向还真生气了。他当然不等着也不指望老表来拉他了,自己高傲地站起来,高仰着头面对着炎炎烈日出去了。

工夫不大,王五向匆匆地回来了,他拉起李笑民就走,说,你快去看看吧,人家匾还真是送给你的呢,人家买你六亩地的棉铃虫剧毒药水,老婆生气一口气都喝了,睡了一觉起来嘛感觉没有。人家又突然不想死了,哭喊着要男人开车拉县城医院,一检查身体好好的,一点儿毒药的影儿都没有。人家这个感激你啊,顺便就在县城把匾给你做了,家都没回就拉你这儿了。人家说不年不节的买不着炮仗,要不非得在你门前放上三两个时辰。

你可倒是去看看,把那匾挂个地方啊?王五向急切地催促着李笑民。

却见李笑民一脸哭相,抖着两只手说,你们说我能往哪里挂啊!

几个工人不约而同地说,挂我们这里吧,看我们这里墙上光秃秃的,有顾客来参观,也是很寒酸的。李经理、王医生,以后我们这三面墙可就给你们二位留着了啊。

自那以后,李笑民和王五向很少再去后院的车间了。